

資料來源：聯合報聯合副刊

俠之小者

文 / 伊森

適逢金庸百年冥誕，知我脾胃的前女友介紹我最新版的《射鵰英雄傳》電視劇，她說劇組模仿漫威（Marvel）電影的拍法，情節緊湊，前因後果不細細道來，適合讀過原著的觀眾。「射鵰」三部曲我大致有自信能從任何橋段切入，半信半疑觀看，第一幕直接跳到蒙古大漠，少年郭靖誤殺銅屍陳玄風的情節二十秒鐘帶過，懂的人就懂，不懂的人如墮迷霧之中。

金庸武俠宇宙在華語世界自不待言，上百次改編成影劇、漫畫與遊戲，人人心中都有最佳版本；若演過男女主角，更是演藝人員生涯的勳章。對我而言「金劇」能否看下去，最低標準是忠於原著，曾經有次《天龍八部》改編，滿心期待守在客廳等首播，不料天山童姥竟騎著像馬那般大的莽牯朱蛤飛上天，當場被氣得把電視關了。鍾愛原著的觀眾甚至覺得「拔長劍，跨神鵰」的歌詞走味，內心認為該改成「拔重劍，伴神鵰」較恰當。（楊過背的是玄鐵重劍，以鵰為友，不會騎他，反倒是神鵰曾主動載過郭襄。）無論如何，對於電視劇種種的由愛生挑剔，也是金迷面向。

我接觸金庸比較晚，高中文理分組後，歷史地理課通常自便，只要不擾亂秩序，做什麼事老師都不管。反正教材是與真實現況不符的秋海棠地圖，大概就是那陣子我把金庸當作史地課本略讀過，說來慚愧，老師長什麼樣子都記不太起來。「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」是硬湊成的對子，大時代造成的盜版環境，沒有同學能夠理出作品集寫成的順序，只口耳相傳《鹿鼎記》最不武俠，主角未曾潛心修練，武藝低微，這部最後再看。我的金庸宇宙由《神鵰俠侶》進入，《倚天》、《笑傲》、《天龍》都看完了，才回去補看《射鵰》，沒照三部曲的順序，也無罪礙。

多數少年心裡都有武林，當時重慶南路的三民書局二樓擺滿武術祕笈，連《易筋經》、《洗髓經》都有賣。我攢了幾十塊買下《武當長拳》與《大力鷹爪功》，對著鏡子亂擺幾式攪雀尾、白鶴亮翅、拉單鞭，就自以為是武當門人。大力鷹爪功的練法更奇技淫巧，要先習慣五隻手指做伏地挺身，接著將小指內縮剩下四指，穩定後再將無名指收掉；三指伏地挺身練成後，算有小成。那時若有人說他把手插到糖炒栗子大鍋中，專練裘千仞的鐵沙掌，我不但不會嚇到，還會問他鍋子去哪買。

某個夜晚我捧著《天龍八部》坐在床上，抬頭看了時鐘是八點；再次意識到時間想看

鐘，窗外已經透著陽光。暑假在紡織廠工讀，關在室內暗無天日，巨大的清花機梳棉機轟隆作響，有個讀工專的學生跟我一組，撿著機器吐出來的管子，無限循環重複作業。耗到休息時間走出戶外，眼睛被烈日照到睜不開，工廠位於松山機場降落的航路下，兩個人不是爭辯降龍十八掌哪式能將飛機打下來，就是吵盜版漫畫中東邦的九號到底是陳日晃還是陳晃日，如此無聊的對話。

降龍十八掌在原作中沒有一口氣寫齊，幾次發憤想把十八掌找全，便將「射鵰」三部與《天龍》再翻一遍；有些招式裡沒有龍字，如「履霜冰至」、「損則有孚」、「震驚百里」，難以記憶。反倒是黯然銷魂掌，楊過為了引誘周伯通，「說個名目」給他聽，說全了一十七路掌法。少年時由這兩套掌法啟蒙，成年之後，再回去讀《易經》與江淹的〈別賦〉（延伸至〈恨賦〉），饒富風味。

《射鵰英雄傳》與我，還有段特殊的緣分。

聯考放榜等著上成功嶺的暑假，有個泳隊學長帶我去打工，內容是搬運圖書館內的書籍。學長大我兩屆，我念高一時，他已經高三；但次年我升高二時，他卻沒畢業。原來他畢業前請老師將他體育一科當掉，成為高四的留級生，如此就可不去蹲南陽街重考班，留在母校再準備一回大學聯考。過往高中體育的游泳課及格標準，高二生需以自由式游完二十五公尺，高三進階到五十公尺，游不過無法畢業；而身為泳隊隊長怎可能考不及格，可見此學長與體育組之間的江湖道義，一個敢說，一個敢當。

在游泳隊裡被叫一聲學長，可不是隨便亂叫的。學長少年時待過正規的泳隊，不僅負起我們聯考生的泳技指導，中秋節還要辦烤肉，春假帶隊至大溪海濱衝浪，冬季要安排溫水泳池的移地訓練，暑假要指派學弟上救生員班，讓大家拿執照多個工讀機會。平日吃完飯站起來要付帳，他拍桌子立馬喝道：「坐下，你要幹什麼！」他只大你兩歲，被你叫了學長，卻要照顧你一輩子那樣。郭靖被女扮男裝的黃蓉叫了聲大哥，小紅馬就被牽走了；你要是敢開口，學長會毫不猶豫把他的愛駒——當年穿梭街頭火紅的摩托車「名流太空梭」的鑰匙丟給你。

次年，泳隊學長考上文化，在陽明山大學結識了些好友，其中有個喜穿輕便雨衣的學長，綽號叫小飛俠；我們那個夏天搬運整理圖書的差事，就是飛俠學長攬來的。運送的起終點在杭州南路與仁愛路，它們的現址分別為中華電信總部與台北市知名帝寶豪宅，見到現今雄偉的建築，我常常覺得自己記憶錯亂，那段工讀是否真的發生過？

